

人臣至宰相極矣君道之盛衰由於相業之隆替史記
以來班：可考也雖其間世代不同氣數亦異要
不得曰下不能獲乎上人不能勝乎天為相臣者亦將
如之何哉若乃君擇臣：亦擇君此區：庶幾之末非
所語於相臣也以十七年之帝祚而相者至五十人此
五十人者不可謂非天地之貽以楨幹祖宗之滋以培
養也歷三百載以來拔之乎千萬人之上而富貴利達
功烈泯焉無以副當宁之勤求即無以厭海內之想望
遂使感時傷事者痛心疾首無所用其責備不得已咨



嗟歎息徒歸咎於人主以為求治太急輕於用人始既失之不明繼且失之不慎破格而終於痼推誠而伏以奸用舍進退之間幾乎惟日之不足迨場竈燎原之後國破家亡同歸於盡君不任受過臣亦不任受罪是非不彰本末罔究悠々千古誰寔辨之嗟乎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臣之國帝不專為相臣言也而以言相臣豈有辭焉爰自即位之初迄於殉難之日凡備顧問歷殿閣者一一考載之今後之人君有以觀覽云爾倦圃老人自序

崇禎五十宰相年表

倦圃老人訂

天啟七年丁卯是為即位之歲以明年改元

十一月左柱國少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黃立極馳驛回里 十二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朱宗道吏部尚左侍郎楊景辰入閣辦事 起陞禮部侍郎李標周道登吏部侍郎錢龍錫論德劉鴻訓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崇禎元年戊辰

三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施鳳來為太傅張瑞圖為太保俱馳驛回里 起復
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韓爌 五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
學士李國樞馳驛回里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馳驛
回里 加李標周道登錢龍錫劉鴻訓太子太保進
文淵閣 十二月劉鴻訓革職

二年己巳

正月周道登致仕 黃立極被祭 施鳳來楊景辰

閒住 張瑞圖來宗道議處 十月陞吏部侍郎成
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錢龍錫回里
十一月起復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文華殿孫
承宗督師出鎮通州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何如寵
錢象坤侍郎周延儒入閣辦事

三年庚午

加成基命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韓爌李標回里
錢龍錫削籍 加孫承宗太傅回里 加何如寵錢
象坤周延儒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六月以詹事府

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入閣辦事 七月加溫體仁吳宗達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九月成基命回里十一月加何如寵周延儒少保進英武殿

四年辛未

何如寵錢象坤回里 李國樞卒

五年壬申

加協理尚書鄭以偉太子少保入閣辦事 禮部尚書徐光啟進東閣大學士 加周延儒少保吏部尚書進建極殿 溫體仁吳宗達少保改戶部尚書進

武英殿 周道登卒

六年癸酉

周延儒馳驛回里 鄭以偉卒 加溫體仁少保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吳宗達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徐光啟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召何如寵不至 陞禮部侍郎王應熊何吾驥為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召南京禮部錢士升入閣辦事

七年甲戌

加溫體仁吳宗達少師進中極殿王應熊何吾驥錢

士升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八年乙亥

王應熊馳驛回里 七月陞少詹事文震孟改刑部
左侍郎張至發為禮部左侍郎入閣辦事 十一月
何吾騶文震孟回里 吳宗達回里

九年丙子

錢士升馳驛回里 欽取禮部尚書孔貞運黃士俊
賀逢聖禮部左侍郎林鈞入閣辦事 陞張至發禮
部尚書 五月林鈞卒 十一月加孔貞運黃士俊

賀逢聖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吳宗達文震孟卒

十年丁丑

六月溫體仁馳驛回里 黃士俊回里 八月陞吏
部吏侍郎劉宇亮詹事傅冠為禮部尚書右僉都御
史薛國觀為禮部侍郎入東閣辦事

十一年戊寅

張至發賀逢聖回里 孔貞運回里 陞薛國觀為
禮部尚書 改戶部尚書程國祥兵部尚書楊嗣昌
陞協理侍郎方逢年工部侍郎蔡國用俱為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 陞大理寺少卿范復粹為禮部
侍郎入閣辦事 劉宇亮傳冠進文淵閣 温體仁
卒 改劉宇亮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察各鎮兵
馬 傅冠方逢年回里

十二年己卯

程國祥回里 加薛國觀蔡國用范復粹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進文淵閣 劉宇亮回里 八月楊嗣昌
賜尚方劍督師 欽進禮部右侍郎姚明恭協理侍
郎張四知戎政侍郎魏照來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 程國祥卒 加薛國觀蔡國用范復粹少
保吏部尚書進武英殿 加姚明恭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進文淵閣張四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魏照來
太子太保

十三年庚辰

蔡國用卒 姚明恭回里 欽進太子少保吏部尚
書謝陞禮部左侍郎陳演東閣大學士 加楊嗣昌
太子太保 加謝陞少傅進建極殿 薛國觀閒住
十四年辛巳

范復粹回里 楊嗣昌卒於任 四月召周延儒張
至發賀逢聖 八月薛國觀賜死 何如寵卒 十
月周延儒賀逢聖入朝張至發不至 加周延儒少
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張四知少傅吏部尚書進
武英殿魏照來太子少傅戶部尚書陳演禮部尚書
俱進文淵閣

十五年壬午

正月召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上降拜 四月謝陞
削籍 命周延儒視師累加太師 賀逢聖張四知

魏照乘馳驛回里 陞陳演戶部尚書進武英殿
六月以禮部侍郎蔣德璟詹事黃景昉戎政尚書吳
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十一月召王應熊
入朝賜金幣還

十六年癸未

加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太子少保 五月以侍讀魏
藻德入閣辦事 周延儒回里 六月陞魏藻德禮
部侍郎 八月徵周延儒聽勘 九月欽進少詹事
李建泰為禮部尚書左副都御史方岳貢為禮部右

侍郎入閣辦事 十二月周延儒賜死 吳桂遺戍

十七年甲申

正月以禮部尚書邱瑜工部尚書范景文入閣辦事
改李建泰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督師 二月
蔣德璟致仕 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總督河
道屯練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總督
漕運屯練 三月許陳演乞休 李建泰被執 京
師陷范景文死之 陳演魏藻德方岳貢邱瑜皆以
擄掠死

論曰甚哉遇合之難也古有其人而無其時者矣奈
若之何有其時而非其人乎倘所謂遇合抑亦僥倖焉
非若薦天受錄夢卜載車而求也者顧以莫之致而委
之也哉余昔從諸君子游先後出處知之甚詳竊歎諸
臣類皆一時大有為之才視庸流萬輩相去甚遠而旋
登政地不免持祿固寵無能為主上畫一籌者以至人
事盡乖天意莫挽或及身而墮或旋踵而取功名喪失
家國淪亡至今回憶往時死如白首宮人細數開元天
寶尚遺事不僅為君臣傷遇合也豈不惜哉

道光庚子長夏烏程陸長春手錄

余既序相臣年表年表之義紀時不紀事也雖出處之
次第固詳而進退之始末未顯恐無以槩生平以示後
世於是考之國史叅之見聞畧舉其大端着為列傳六
則而系之以臆斷焉倦圃老人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崇禎五十宰相傳

宰相列傳一

韓爌 孫承宗 李標 周道登
錢龍錫 劉鴻訓 何如寵 錢士升
文震孟 張玉發 賀逢聖
范景文

倦圃老人重訂

韓爌蒲州籍泰州人壬辰進士以庶吉士官禮部侍郎
庚申陞尚書入東閣知經筵累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孤介鯁直清修無欲當紅凡議起禮部尚書孫慎
行以包藏禍心參舊輔方從哲爌以耳目聞見深明其
不然既秉正以嫉邪又不為黨同伐異時論避之甲子



六月副都御史楊漣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朝臣羣起
攻擊忠賢懼懇熿曰非公不能輯衆幸留意熿曰我不
能也孽自爾作爾自解之忠賢怒既得志謀逐熿假以
票擬不當降諭切責熿疏引咎求斥畧曰臣以謏劣備
員中書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能紆宵旰之憂
忠直尚稽召還而擄掠朝堂無能回雷霆之怒以至後
先多官之斥諭旨中出之變在聖世祇肅紀綱乃中外
懼罹黨禍而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
臨事挺持為封還之戇此皆罪狀之大且重者請亟褫
臣官仍治臣罪為輔弼溺職之戒疏入忠賢益惡之遂
傳上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公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
後言今復悻求去着馳驛回籍時璫逆顯著熿獨投
閒可謂先幾之哲李魯生復奏論之謂三年莫展一壽
坐削奪且捕及家奴追贓究擬幾罹大禍崇禎改元欽
旨復相正人多所倚重袁崇煥東江一案錢龍錫罷熿
以閣務既同分宜引罪連章乞休大用未竟天下惜之
孫承宗高陽人甲辰榜眼官少宗伯以談兵拜輔府兼
閣學累加少師乙丑楊維垣疏糾柳河之役蘇兆先繼

劾之皆璫意也遂回籍己巳起家督師鎮通州庚午加太傅

李標高邑人錢龍錫華亭人俱丁未進士周道登吳江人戊戌進士劉鴻訓長山人癸丑進士皆以館選海歷翰林天啟中同遭璫錮丁卯即位之初以人望起田間同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屢奉召對向用頗殷戊辰冬御史吳玉奏劾樞臣王在晉因及張慶臻改勅事以主使中鴻訓上諭標等曰卿如何不奏祖宗有法朕不敢私也標等再三申辨以國體為重且曰臣等四人

事同一體若鴻訓有罪臣等亦皆有罪於是鴻訓革職而道登得請既而欽定逆案告成黨人銜龍錫生其事標贊成之借言東江失事錫龍寔授計袁宗煥又嘗薦之甚力故宗煥處以極刑而龍錫鑄扶更遣戍標亦去位

初彙云龍錫以袁宗煥事下獄擬辟中允黃道周論救辛未五月戌定海衛龍錫乙未會試時夢衣蟒玉有刃加頸上忽為人奪去後果驗

何如寵桐城人乙未舉進士未廷試戊戌選入中秘旋

歸養登籍後強半林下戊辰官禮部尚書召對稱旨因
大拜周延儒當國權勢日盛如寵以座主門生引退回
里迨延儒放歸上念如寵清慎復召入閣辭不出天下
高之

錢士升嘉善人丙辰狀元以南京禮部侍郎召入閣蓋
異數也丙子四月武生李進請搜括巨室助餉士升擬
下之法司上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
而進乃倡為縉紳豪右輸官籍沒之法此哀世亂政而
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至此且所惡於富者兼

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
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已清漢
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而亡命無賴之徒
相率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時溫體仁以上欲退
言路竟改擬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已足
致之母庸汲汲又經歷吳化鯤訐奏士升弟士晉體仁
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士升性和易與物不忤而
嚴正之氣自在故福祿灼天之日家食數年及登政府
又恬淡不久於位

文震孟長洲人壬戌狀元清標絕世有先祖徵仲之風
為孝廉三十年名聞海內物望咸歸及第後首疏斥璫
幾中危法輔臣韓爌力救之僅落職尋以璫修前隙廢
黜編氓隱居吳下戊辰深召累官少詹辛亥七月以進
講春秋稱旨特簡入閣一時士大夫相慶得人然非體
仁意也會給事許譽卿補南太常吏部尚書謝陞難之
遂疏糾譽卿震孟擬旨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
擲筆曰即前籍何害體仁夕揭上而震孟朝罷何吾驕
嘆息於閣中曰亦同去論者謂朝陽之瑞一鳴驚人鴟

梟為之扼其吭可慨也夫

張至發淄川人辛丑進士由知縣官刑部侍郎己亥讞
獄得上意改禮部辦事東閣戊寅回里辛巳同周廷儒
賀逢聖復召辭不出至發性平恕中立不倚終其身不
樹黨人亦相與安之東山不起時為之亦志為之也
賀逢聖江夏人丙辰榜眼為人清介不競進以資叙官
禮部尚書丙子欽取入閣戊寅回里辛巳復召入朝同
周廷儒謝陞蒙上降拜逢聖感南北之倥偬無以報稱
君父又與廷儒不合以病告歸未久賊陷武昌逢聖

死之

初熒云獻賊逼武昌逢聖以巨艦載其家至墩湖中流鑿破船底舉家十二口俱沉時癸未五月十三日也屍沉三十七日不壞遂以禮改葬事聞命優卹甲申六月南都謚文忠乙酉隆武贈太師立專祠謚文孝

范景文吳橋人癸丑進士清貞端亮內行醇備自其束髮時即以天下為己任筮仕東昌司李平刑敬獄多所平反山東嘗大飢景文條行荒政全活億萬人徵入為吏部獎恬抑競海內翕然稱之乙丑典選疏請清仕路養士氣以勵廉恥杜請託奸人耽：側目之時相魏廣微以鄉曲多方招致將芟除異己者景文侃：爭執義不苟徇李魯生薦同邑兒女親王建泰同年張九賢魏忠賢許以部屬起用景文謂二人一以不謹一以貪察處力持職掌不肯下傳之汪慶百例權副使璫下部以吏科起又有添註少卿之旨景文曰職掌無此推竟以副使登啟事二魏恚甚盛氣待之會景文病歸却軌永錮不出而其父官南膳部郎強項不拜逆祠禍且不測

未幾崇禎御極起家太常開府中州以勤王功陞兵部侍郎鎮昌平再晉南京右都御史兵部尚書獻賊蹂躪江北賴景文調護陵京無恙已卯疏救御史成勇出私黨削職壬午召為刑部尚書癸未改工部甲申正月進東閣辦事馮賊逼京師景文請駕南遷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廷議未果都城陷景文死之

初稟云三月十九日京城陷景文投井死閣臣殉節者僅景文一人宏光八月贈太傅謚文貞崇祀旌忠祠

宰相列傳二

徐光啟 何吾驥 劉宇亮 方逢年 謝陞 魏照乘 吳桂 魏藻德 李建泰 方岳貢

徐光啟上海人甲戌進士生而穎秀有敏悟精天文歷數之學因星變陳言裨益政治上心識之官翰林壬申入閣有崇禎麻書行世未久卒於位

何吾驥香山人己未進士由庶常官禮部侍郎癸酉陞尚書入東閣與溫體仁不合乙亥致仕

初稟云乙酉隆武以原官召用驕吾丙戌五月至閩用為首輔賜以銀章曰輔佐中興八月踉蹌回籍仕

於承麻為給事中金堡寺禪去

劉字亮綿竹人己未進士丁丑以吏部侍郎進東閣成
寅請纓改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師時太師左良玉敗
河南賊於內鄉上聞其步兵淫掠切責之字亮不自安
因告病回籍

方逢年遂安人壬戌進士歷官少詹成寅陞禮部尚書
入東閣嘗以編脩典試湖廣策尚數千言皆切時政魏
忠賢深怒之遂削奪蓋嚴氣正性如此入閣後不合時
宜數月既即罷相

初彙云逢年以稟擬劉之鳳事上不悅着冠帶聞住
甲申南京登極詔復原官南和伯方一元疏薦報聞
乙酉魯藩召為首輔六月紹興不守被執九月見殺
謝陞德州人丁未進士由知縣行取吏部官郎中不附
時局累至尚書有清譽獨與何吾驕文震孟相忤時論
為之不平丙子冬上命指奏數年銓政大弊覆奏不稱
旨因詰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云綱目太
密使中外束手且早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今反稱京
卿未必勝甲外官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

實心體國之道於是陞罷職已卯春上以保舉考選奉行不實復召陞：一切條用新法卓異則蘇州知府陳洪謚以逋賦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以逋賦奪官考選則請命貢士併歲貢二百六十二人俱補部寺司屬以及知推上是之遂進東閣辦事壬午元旦召入殿廷親承降拜四月給事倪仁禎上言臣初拜官例謁閣臣言及兵餉陞曰皇上自用聰明察：為務天下俱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陞籍

初稟云甲申五月陞練兵起義奉濟王旋棄濟王降

清入為內院十二月以偽太子與刑部員外錢鳳覽互爭鳳覽生絞同死者八人後見鳳覽於朝門嘔血仆地扶歸卒南都六月聞其倡義亦加上柱國少師充山陵使往北都

魏照承滑縣人丙辰進士由知縣歷官兵部侍郎己卯入東閣天啟中疏薦周士樸以糾織監宜用士樸一事楊漣所引為魏忠賢罪者也璫意大怫以為市恩勒令回籍遇潘士良於德安士良感額曰余已為管察而來如婦失身不可贖矣照承何不白早退士良有慚色照

乘果矯：以潔白稱

吳姓興化人癸丑進士由知縣行取御史辛未奉命賞
金賑陝西飢荒招撫流賊七千餘人授官兵部侍郎壬
午枚卜上震怒處分李日宣等乃以姓為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既而闖賊猖獗上命姓督師久之以辦賊
逗留遣戍

魏德藻通州人庚辰狀元召見於文華殿問邊隅多警
何以報仇雪恥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
建先後媿：數百言更自陳戍寅城守功上心識之工

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十間
其下遞減下部議藻德爭之遂寢辛巳十月請設裕國
足民奇謀異勇科上然之隨諭朝臣咨訪徵辟以稱破
格旁求之意十一月請禁朝臣秘探內閣通內侍於是
待漏者俱露立無敢入直舍癸未五月以侍讀學士入
閣辦事請命勲臣子弟親騎射六月召見諸生蔣臣於
中左門臣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
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
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馬嘉植糾正之藻

德力寢其議甲申二月進禮部尚書總督河道屯練往濟寧會有言官各不可令出；即潛逃遂止不遣京師陷後賊追脅獻金自勒而死藻德以書生新進受知甚殷國朝文臣早達無出其右者

李建泰由沃人乙丑進士歷官少詹癸未入東閣甲申正月李自成僭號改元授偽牒於兵部約戰上憂之臨朝而嘆曰諸臣無能為朕分憂哉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願以家財佐軍北召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勦寇立功名否亦內守西河扼控延安

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輪行之闕數日建泰出師上以特牲告廟廷授節劍法駕御正陽門設宴作樂親賜卮酒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啟行上目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不利行師建泰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危之既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已破貧財無以佐軍進退失措逗留畿內二月師過東光不輯士民閉城自守建泰怒攻三日破之三月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廷臣議撫軍江南給事光時亨大聲止之廷臣遂不敢復言賊至保定

建泰已病卧中軍郭中傑繼城而降賊入城守御史
金毓峒全家死難建泰被執

初彙云建泰為寇所執自刎不殊卧病保定清兵入
召為内院乙酉罷歸丁亥姜瓖叛大同建泰起兵應
之不克臨陣被殺

方岳貢谷城人壬戌進士由戶部主事為松江知府有
政聲在郡十五年以逋賦奪官壬午起陞漕運副使癸
未入覲上諭各官薦將才稱旨推副都御史因上言四
事清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於荒殘

儲將材於部伍上納之尋拜東閣大學士甲申二月進
戶部尚書兼兵部總督漕運屯練濟寧未果京師陷被
刑不食死

宰相列傳三

成基命 錢象坤 鄭以偉 孔貞
運 黃士俊 林鈞 傅冠 程國
祥 范復粹 姚明泰 張四知
蔣德璟 黃景昉 邱瑜

成基命大名人丁未進士錢象坤會稽山陰人辛丑
進士並已巳入閣鄭以偉上饒人辛丑進士壬申入閣
以上皆由庶吉士孔貞運白容人己未榜眼黃士俊順
德人丁未狀元林鈞同安籍龍溪人丙辰探花並丙子

入閣傳冠進賢人壬戌榜眼丁丑入閣程國祥上元籍
歙縣人甲辰進士由知縣歷官戶部尚書范復粹黃縣
人已未進士由推官歷任大理寺少卿並戊寅入閣姚
明恭蘄州人已未進士張四知貴縣人壬戌進士並已
卯入閣蔣德澤壬戌進士黃景昉乙丑進士並晉江人
壬午入閣邱渝宜城人乙丑進士甲申入閣以上皆由
庶吉士其平生仕宦烜赫一時無闕大節不悉書

初稟云以偉喜讀書多著述票擬非其所長嘗曰吾
富於萬卷而窘於數行為後生所藐時有挂冠之念

士俊告歸時父母俱在堂稱觴侍養人以為榮 丙
戌六月士函以原官召士俊不及赴而函敗

天啟丁卯鈇任司業監生陸萬齡倡建魏謫祠於太
學側具簿醵金勒鈇題字鈇以筆抹倒忠賢聞之即
批削奪崇禎甲戌召用

冠自任江右恢勦命為督師乙酉入閩閣部三月餘
尚駐邵武諫官奏之有云日上三竿尚擁美童而卧
安肯出閣乃罷之

宰相列傳四

黃立極

施鳳來

張瑞圖

李國

黃立極元城人甲辰進士天啟中以禮部侍郎入東閣
與施鳳來張瑞圖等同附魏忠賢尸位養奸為正人君
子所恥丁卯錦州奏捷三殿告成各叙功立極實首倡
之致忠賢子弟倖安平東平之爵而封王及兩功並封
之議猶未已也朝臣增級賜金濫觴無紀宮保尚書都
憲常僕幾及車載斗量而錦衣無坐處矣且二功謝恩
之日即鼎湖攀髯之日也崇禎登極後立極自知罪無
所容因乞骸骨朝廷仍以元輔隆重之予告加太保蔭
子一人尚寶司丞又明年京察被處

初熹云立極在位無所短長惟與忠賢桑梓情深隨
事獻諛擬旨務極褒贊時有內相外相之稱 丁卯
十二月國子監生胡煥獻上疏巨奸當除而輔奸
者不可容於聖明之側輔奸者誰閣臣黃立極等是
也四輔不減二亮當申國憲立極等具疏辨妄以平
勃狄仁傑不得已為辭識者笑之

施鳳來平湖人丁未榜眼張瑞圖晉江人丁未探花李
國樞高陽人癸丑進士同歷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大工成並加少保兼太子太師瑞敗後鳳來瑞圖俱被

祭典刊名逆案而國樞倖免

初稟云瑞圖為人和柔無他才能工書畫雖居挨地
惟以吮毫為事魏忠賢生祠碑瑞圖所書凡擬旨駢
麗贊頌之辭皆出其手

朱宗道蕭山人甲辰進士楊景辰晉江人癸未進士同
官翰林院學士錦州捷報疏稱魏忠賢功德揄揚鋪張
歡呼舞蹈以為朝臣倡宗禎初循資入閣旋以公論漸
彰各得閒住

初稟云初宗道與張瑞圖不入逆案中上問二臣何

故不入嬪對曰無事實上曰瑞圖以善書為逆瑞書
祠額碑文宗道題崔呈秀母卹典稱在天之靈其罪
更甚

宰相列傳五

周延儒

溫體仁

薛國觀

楊嗣

周延儒宜興人癸丑狀元歷任禮部侍郎崇禎初召對
廷臣上目視之曰常時召對卿等別無一言當面只有
這官奏了幾句令自奏職名已巳冬入閣辦事癸酉正
月宣府巡視太監王坤奏劾延儒乞罷不允左副都御
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監不宜侵輔臣上召羣臣於平

臺謂志道曰遣用內官原非得已何議論之多也志道
奏曰坤劾輔臣舉朝皇為紀綱法度之憂臣為紀綱
惜非為諸臣惜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言惟因內
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坤疏要挾誠巧佞也復詰至再
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滿職上色稍霽曰
職掌不脩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退志道延儒遂放歸
辛巳四月復召入朝初丹陽監生盛順伯及虞城侯氏
共歛金屬太監翼乘間圖延儒再起禮部主事吳昌時
力謀之果得再相壬午元旦召延儒及賀逢聖謝陞入

殿曰古帝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真安惟諸
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延儒愧謝四月
命延儒督師會天氣漸炎兵不戰而退延儒乃奏捷班
師加太師時人譏之曰出關一月無消息昨日元戎報
捷來既而臺省交章論延儒受賄縱敵上頷之九月誅
兵部尚書陳新甲延儒為營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
城不斬上變色曰他邊疆即勿論戮辱我親藩此不甚
於薄城乎延儒為之汗下癸未五月科道郝綱蔣拱辰
何綸劾論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健竊附延

儒行私納賄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時仲健又延儒之罪人也延儒罷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面責總督范志完縱兵行賄演祚因忝延儒招權納賄諸狀上怒即逮其幕客董延獻尋誅志完徵延儒聽勘延儒當中外交証之日不能為上畫一籌然受眷特深故其罷內監撤廠衛甚易諸當日夜伺隙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怒之迨行遣之後上意稍移諸當乃盡發其蒙蔽至是聖怒不可回延儒遂賜死方延儒之再召也門生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盡反前轍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

上亦虛已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而延儒左右皆昌時仲健輩以至於敗

初彙云延儒賜死後追贖十二萬金

溫體仁烏程人戊戌進士累官禮部尚書與侍郎錢謙益門戶不同會戊辰枚卜謙益名列第二而體仁不與因疏前御史陳以端嘗參謙益與汪文言繆昌期相表裏其典試浙江省錢千秋以一朝平步上青天得雋詞節今枚卜大典豈容濫等上乃召對文華殿廷臣皆不直體仁體仁指廷臣為黨以激怒上於是攻者四起上

俱不問唐午入東閣斤：自守不殖貨賄時上英明眼
廷臣道直亡狀獨信任體仁久之希寵用事厚私黨排
異已日與士大夫為難攻者竟無虛日至滋陽知縣成
德盡發其奸逮錦衣衛獄其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
詬之至不堪前工部侍郎劉宗周上言小人之禍人國
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
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宗廟精而臣下奔走承順
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預臣下屑苛求以為察窺其用
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天下之

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
臣不為能首揆溫體仁解矣千戶楊光先亦再疏忝論
昇棺自隨既而撫寧侯朱國弼劾體仁私唐世濟受霍
維華金上奪國弼爵而世濟戍邊體仁不安其位未幾
引疾免上賜金幣遣行人護歸

薛國觀韓城人已未進士由推官行取給事側身門戶
嘗忝喬允升游士任熊明遇正人多側目之歷官僉都
御史丁丑以溫體仁援入東閣上頗向用之己卯考選
科道吳昌時首擬吏科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

時得禮部主事謂國觀所為恨之庚辰六月擬諭吳旨
勒令閒住上嘗語國觀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
士何敢黷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
日偵其陰事既而被叅削籍給事袁愷再疏劾之併尚
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俱下鎮撫司訊又下都御史葉
有聲於獄皆以通賄國觀也株連甚衆國觀疏辯袁愷
誣劾出吳昌時之意上不聽辛巳八月國觀賜死籍其
家國觀性褊刻急於功名自僉憲驟登政府欲自結於
上會上憂國璽因導以借餉曰外則縉紳臣等任之內
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微以李武清為言遂密旨借
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自危
適皇子病衆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上薄待外戚行天
折且盡上大悔懼國觀又忤化民遂敗國觀事發於東
廠而昌時實啟其機昌時甥王彥陞以通賄籍沒臨刑
呼曰此舅氏所致我若有言恐累名教其後昌時坐敗
亦伏於此

初彙云國觀田產籍沒入官不及延儒十分之一
楊嗣昌武陵人庚戌進士由教授歷官宣大總督丙子

奪情起復為兵部尚書丁丑十一月疏請限勦賊之期
令各撫鎮分任衝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當上旨戊寅
四月熒惑見星嗣昌上言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
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戶部主事
李鳳鳴和其說給事何楷解學尹互糾其諺上不問六
月召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上命大禮大慶暨傳制
頒詔諸大典不與其朝講召見如常何楷劾嗣昌忘親
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反詞臣資叙上命併
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
以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
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非常破格以奉不祥之人上
不憚召見羣臣於平臺道周極詆嗣昌嗣昌謂臣不生
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但明旨迫切不敢有違乃道周
自言不如鄭鄮以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之
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鄮上叱其朋比
脩譏劉同升編脩趙士春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而
劾嗣昌俱諫調有差己卯六月張獻忠降而復叛羅汝
才九營俱起應之左良玉追及大敗而還失其符節事

聞良玉戴罪殺賊革督師熊文燦職初文燦與嗣昌深
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債嗣昌內
不自安因請督師南征是時方借鄭鄴以傾道周謙駁
愈重遂磔鄴於市而賜嗣昌尚方劍併銀印金牌蟒紵
緋絹無算九月嗣昌陸辭上賜宴後殿手觴三爵賦詩
榮行出師之隆莫過於此十月嗣昌至襄陽入文燦軍
中逮文燦入京師論死棄西市以塞人口謂良玉可倚
以滅賊請拜為平賊將軍復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
監紀庚辰二月給嗣昌萬金賜斗牛服又海驢素驢馬
各一金鞍二嗣昌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
其監軍殷大白三月嗣昌軍次荆門立大勦營五月羅
汝才七股盡入蜀嗣昌檄元吉扼夔門與石砭女帥秦
良玉合兵嗣昌又以左兵進止多不從節制乃密疏於
朝請以別將軍賀人龍易之人龍多挾陝兵驍勇善戰
以多擁降兵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為
懇嗣昌嗣昌已諾後因中制不果人龍怒而良玉疑自
是兵勢日離嗣昌憤事不可為旋有病明年襄城破安
將李萬慶死之嗣昌亦以病卒聞

宰相列傳六 吳宗達 王應熊 蔡國用 陳演

吳宗達武進籍宜興人甲辰探花庚午入閣與溫體仁同相六年多所依順庶吉士鄭鄴繼母為宗達女弟鄴負才名氣節薄於事吳宗達恨之因搗其杖母恚妾聳體仁入達逮鄴下獄任路皆為不平宗達畏人言遂告歸

王應熊巴縣人癸丑進士由庶常官少宗伯癸酉為周延儒溫體仁引薦入閣人望未孚明年御史吳履中劾監視內臣併劾應熊因求去不允又明年言路相狎以為模稜後身應熊遂免壬午周延儒與廷臣異議復薦以自代資為援也已而陞見上覺之應熊請老賜金幣還癸未召至上不見因辭還

蔡國用金溪人庚戌進士以中書舍人考選御史天啟中嘗以條議詆葉向高孫承宗趙南星等又薦趙興邦興邦亦疏稱之曰名臣頗為仕途所非笑復官工部侍郎上方欲枚卜大典僅屬詞林因及國用等以示破格既入閣漫無表見惟庸養福而已未幾卒於位

陳演井研人壬戌進士累官詹事庚辰進東閣壬午六

月召羣臣於中左門詰問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非枚卜濫舉徇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致等皆並與推舉豈大臣之道又責吏部章正宸河南道張煊閣臣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於獄尋戍邊削籍有差初演為所親磨惟一試御史考核託可壯為之地不允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游西苑演從密奏之故有是譴演庸碌無能見上憂秦寇謂不足慮甲申二月賊勢漸逼京師演不自安乃求去三月京師陷李自成擄朝臣獻金演獻至銀三萬兩

金三千兩珠三斗仍受刑不可忍以斃

論曰黨人之禍自古已然漢固已唐次之而宋為甚跡其所為雖諸臣賢奸較異要亦人主之明暗有不同也至明末則不然臣非甚惡君又至賢無亡國之理而失天下乃更速則黨禍之中於人心其酷烈即不如前代而久之成痼一旦殞絕不可復甦其積漸使然也蓋自四明當國其時東林諸君子以道學名於世浙人起而爭之而黨以立齊楚四方之士趨風捕影轉相舍射而黨以盛其根原則國本也其發端則挺擊也紅丸也移

宮也是為三大案借三案為察典為年例為封疆而總之以東林浙黨為分三之而不欲其合者德清也合之而不能不分者福清也皆政地也政地不足恃乃求與援與援成而政地若授之柄焉然則煽禍者當也而使之煽禍者則政地也丁卯以前流毒已甚戊辰以後公道大明然而門戶相承衣鉢相禪邪正雖殊其為植黨則一是故蒲州韓爌高陽孫承宗繼福清葉向高去而崑山顧秉謙南樂魏廣徵進矣元城黃立極平湖施鳳來晉江張瑞圖高陽李國樞附顧魏者也反正之初未及去援及蕭山朱宗道晉江楊景辰進矣高邑高李標吳江周道登華亭錢龍錫長山劉鴻訓起自田間讓蒲州當國以光替中興遂案成而黨人側目借袁崇煥以饒舌而華亭得嚴譴蒲州不安其位矣高陽出鎮得匪虛拘乎文華召對宜興周廷儒實左袒烏程溫體仁其流派不正廷臣不免周章未幾而相繼進用人皆疑之疑則猜忌生而嫌隙見然宜興得桐城何如寵調劑人樂其易烏程以武進吳宗達依傍人畏其克樂其易者姑且安之不過欲其去畏其克者羣起而攻之惟恐其

不去而竟不去彼大名成基命山陰錢象坤上饒鄭以
偉上海徐光啟不徒伴食又為得利之漁人桐城之再
召也宜興所以善後而引高不出固知黨禍之必復也
嘉善錢士升以破格召於南興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
騶異地而同拜冷眼者從壁上觀以為上意識不測抑
由秉國者立中道焉迨長洲文震孟以經筵受知正人
君子彈冠相慶稱主上聖明而一言不合於烏程不難
併香山並驅而駕人言可畏何王且危之况嘉善乎獨
是同一去也長洲為可惜嘉善則有名矣淄川張至發
以讞獄稱旨白容孔貞運順德黃士俊江夏賀逢聖龍
溪林釭以利名樹望先後同升而烏程旋罷或謂上意
漸移已非一日黨之不終禍也天寔為之何意韓城薛
國觀借援願結主知當南北倥偬之際輒開羅織之機
奔走士大夫使之救過不給即同時輔弼如進賢傅冠
上元程國祥遂安方逢年金谿蔡國用黃縣范復粹無
從見一長忝一議而天下大勢壞如去朋縣竹劉宇亮
以不得已請纓我則不武何濟於事武陵楊嗣昌之奪
情有自来也白馬清流幾乎再見上即不推轂亦安能

晏然處之以謝當世哉。新州姚明恭、賈縣張四知、井研陳演，以資叙滑縣魏照，乘以知兵進德州，謝陞以舊銓。再起上，頗自謂得人。又稍失意於韓城，若將置焉。而黨人以鬻貨中之，上方切齒通賄，遂不顧一韓城。下警而武陵以任事不終告，是內外無人也。思惟舊人可以明無罪於朝廷，惟張至發與質逢聖而最受主知，則莫如周延儒。呂或弗至，或弗久肯為朕竭股肱力者，不惜腹心寄之天子，無常師。保傳何庸不拜赫。明：維太師之功，厥惟欽哉。汝無負予一人也。而不然也。下

之結黨者日益多，而上之伺黨者日益密。黨不足以自固也。昔之黨異者攻異，已今之黨同者攻同。類黨遠足以殺身耳。晉江蔣德操、黃景昉可以並登通州，魏藻德可以驟進興化，吳桂可以分拮据之任，巴縣王應熊可以資胥胥之勤而不能禁中人之媒孽。塞言路之嘵張，蓋至是而法網愈密，人心愈險。天下之事勢已不可為主上之英明亦無所用。譬如病入膏肓，形體雖具，藥餌有餘而元氣索然，僅延時刻，縱有扁盧，何以云救哉。其後曲沃李建泰、谷城方岳貢、宜城邱瑜之拜黨人已不

及衡若吳橋范景文者固黨人所願得而甘心焉而獨
以一死徇社稷其得力於東林道學之旨豈其微哉而
謂黨云乎哉

道光庚子長夏烏程陸長春手錄

燕都志變

癸未秋余榮然北上時左帥叛兵甫戢江路稍通涂掌
道先生以記室召不可辭遂北上十月朔渡淮已聞潼
關失守督師孫傳庭全軍覆沒馮賊乘執陷西安十一
月廿一日抵京當時諸大臣舒徐自如也二十八日見
晉撫蔡雲怡所投揭并手書始知賊兵大猖獗河上戎
逍遙作好之衆莫能禦竟於膾月中旬就水而濟大河
南北蹂躪無遺矣
新推諫撫任濬觀望不前秦所式以鑄級不候代徑繳

勅去巡按御史蘇京按河北為賊傳去蒲汾澤潞一帶
牌到望風迎降新督余應桂領兵南去以避鋒賊總鎮
高傑兵叛而南沿途肆掠慘甚於賊。圍攻太原一月
餘廵撫蔡懋德嬰城固守民無叛者以外援不至於今
年甲申二月初二日力竭城陷賊怒磔其尸一時官僚
遇害甚眾

塘報達京師輔臣李建泰自請督師辦賊帝御午門授
鉞行推轂禮手賜御酒三卮且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
建泰頓首受命是日輔臣陳演蔣德璟准致政連日羽

書旁午聲言賊兵四十萬尅日來京帝召集諸大臣問
計大司馬張播彥議調邊兵入援司農以兵餉不充為
憂於是遣內臣傳諭諸勲戚出資助餉大臣承旨亦各
率屬捐助有差五日間凡三召對督輔李建泰自保定
馳奏請乘輿南遷總憲李邦華少詹項煜等請奉太子
南行帝皆不許恚曰國事豈遂至此因泣下諸臣亦泣
掌道先生歸寓語予故時以科員光時亨持議參駁遂
無敢復請者然是時吾鄉戒裝出都者軫相接予以先
生朝夕飲水僅十歲幼子依膝下舍此非義躊躇不果

行

二月廿五日賊圍真定廿七日知府邱茂華以城降亂兵戕殺保督徐標三月初一日昌平兵變初二日賊破宣府督輔李建泰駐師保定賊兵至遂降報至京令勲衛科道等官及內臣分守九門初四日召對百官遣襄城伯李國楨操練京營兵守城加德兵左良玉黃得功唐通吳三桂俱伯爵劉澤清鄧芝龍並都督世襲時唐通自薊鎮調至上命通點京營兵三萬出城迎敵賊未至通先使人約降三月十四日起復內臣曹化淳出鎮

十五日報居庸函破十六日因李襄城言守城軍羸弱不用命即日令內侍皆上城是日昌平破地撫何謙隻身脫走予夜語先生崩解勢成京城必不守先生猶未信次早趣予往前門劉完白假店揭貸三百金為儲糧助餉之備是日賊兵已至城下焚掠城上亦亟施放火砲震聲不絕比予從前門反則市中男女走如鶩傳賊軍師宋孩兒尅空十九日破城廿四日登極及申刻并前門亦下鍵人不得出入矣十八日早於宅門揭一黃帖云西城御史熊世懿受我大順金牌若干面約兵到

獻門云、從之欲問者先生予謂此必奸細所為置之
勿問可也予鄉劉東光祿坐守東華門五更返寓遣使
密語先生皇上并太子三鼓以輕騎逸去先生晨起旁
皇覓居於南昌內館旁側幽僻處置三如夫人及幼子
謂余曰子可偕吾兒往吾亦當去此應之曰予止此不
善先生第自為計少頃多騎馳市衢自西而東塵起沙
揚則賊兵已入矣統倚閉宅門聞長班疾呼賊兵入城
諭城中官民無惶遽仍渡官者官民者民無何市民導
賊兵索馬、廐悉空隨報王章御史為賊所殺德憲李

邦華副憲施邦睢戶尚倪元潞掌科吳甘來翰林馬世
奇等俱投環自盡先生顧余曰如何余曰以義食祿者
死固當先生曰死固當此歟、者安所置蓋指內人及
子也且謂熊吏科朱刑科俱無捐軀意予曰然則從衆
耳然心怍、泣下不可禁因轉身入內扣宅門者啣、
先生遂越短垣去祇留兩蒼頭薄暮則多騎入室矣兩
蒼頭始亟檢篋中黃白移貯之入室者問余何許人是
何官宅予具以實應戒予勿他往為首者與余款語且
故作好言奴輩私若財第為余言令復還爾及旦而兩

倉頭所藏白鏹強半入其橐予戒倉頭勿復言亡何聞賊李自成以入大內未見帝踪跡令諸將南追先入室者竟去別易一人來益梟健姓孫裕州人偽權將軍劉宗敏之裨將也兩倉頭遂檢宅中所遺又移至他所至廿一日盡為小卒搜掘去城中家戶用黃紙書大順永昌牌位祀奉人以黃紙書順民二字插鬚邊然後出市行

是日知帝與太監王承恩並匿於宮中煤山遺血詔曰朕在位十七年上干天譴致逆賊直犯京師皆諸臣誤

朕也任爾分裂朕尸只勿壞陵寢勿傷我百姓一人皇后尸亦在宮中昇出俱停於東華門側棚內羣臣無往臨者行道之人莫不隕涕

賊出示限三日內文武大小官員俱自出投牒照舊擢用隱匿不出者罪廿三日文武約三四千人俱棄服持牒候見偽丞相牛金星甫伏道中牛相席地坐逐名點閱人材豐偉及知名士選中七十餘人發吏政府錄用予鄉吏科熊文舉太僕李元鼎葉初春咸與焉不用者每名着二兵弓刀押出飛奔偽國公劉府營房內達旦

囚服齊集唱名又分散戈李二將軍嚴刑拷訊追贓充
餉多者數萬少者數千掌道先生賴熊史科推引得用
然尚羈營房兩晝夜予鄉如劉光祿李春坊未刑部羅
庶常俱以剪髮忤賊竟不免三木囊頭矣大抵賊酷虐
諸刑備具而夾棒最厲務以得資稱意而止一時夾死
者若干人不死而完贓者若干人先生雖未受夾而獲
用亦助餉三百金吾鄉水部李光倬當時夾死御史馮
垣登部屬鄒逢吉張世溶等俱夾傷完贓後死劉光祿
朱刑科羅庶常等皆備極痛楚贓完後釋放其與偽吏

政府宋企郊禮政府鞏堉稍有因緣者雖受刑輸銀後
亦漸次得用是時各官私宅皆賊兵盤踞：先生宅者
姓孫部領十五六人半為宣大諸虜掠未其雄桀數人
或稱走山虎或稱走地龍皆有混號孫賊朝夕必要予
共飲啖予仍坐卧一室亦莫有侮予者中店熊某為予
言東城趙旗鼓門首日殺數十人或支解手足異處或
活動者予寓宅在刑部街密邇偽都督劉所雖室中所
藏盡為攫去至淫奪斬殺之事則猶未見也是日周鍾
王孫憲等俱上表獻諛周表內一聯比堯舜而多武功

邁湯武而無慚德王表內一駢燕北既歸已拱河山而
受籙江南一下當羅子女以承恩俱大為牛相稱賞得
授美官而揚枝起又獻下江南策有云伏念臣衰殘無
力願為放牧之牛摩頂何知甘作識塗之馬人皆鄙之
間出探視則本街少唐項煜通議宗學頭俱已扁鑰願
其門或曰大理或曰駘馬聞先生亦歸南昌館旁小寓
余往候之甫行數百步則馳騎從後來卒不及避蹶地
傷膝幾為馬蹴死自是不敢出衢途一武矣廿四日賊
押勳衛武職官二百餘員斬於平則門外予與諸賊兵
談星說數滑稽揣摩多中其竅彼此傳播頃刻求推者
輩相屬多寡不等咸有贈遺過午則取所得金錢令蒼
頭市中沽酒而飲、而醉、而歌賊兵多不識字不審
音律予雜嘯歌亦不解為何義

廿六日偽政府出示勸賊登極偽國公劉廷獻率百官
褻服午門叩請不允廿七日賊押太子薨移帝后梓宮
出城百官並不與聞廿九日賊聞平西伯吳三桂請清
兵十萬入關復讐因令三桂父吳襄作書招降不從遂
禁襄及家口於獄

四月朔各官復勸進未允偽禮政府已改定朝儀及官職名號士大夫尊卑相接相呼體制刊刻成書先入賊秦晉孝廉子衿恚行考試授官旬日內都下諸生求試者比二初三日於順天府出題考試次日揭榜取者中送吏政府推用予以星卜為偽都督劉物色悉予履歷從臾予赴考欲以禮政府從事相處予謝以耳聾不能官兼母制未滿不敢且未忍既又令其託室王某要予再四予固辭謝之劉某知予無任意始不相強矣初四日各官又勸進不允初六日陳演梁兆陽等又率

百官具表勸進始有允意初十日牛相會同禮政府出示定於是月十七日登極各官先期習儀三日新鑄國寶文曰德天立極天字上一層居中下一層並列德立極三字連日李賊與諸將俱不出在大內盤庫將金銀器皿盡行銷燬千兩一錠裝入鞘中各賊將追完縉紳富室贓銀進解亦如是凡在京大小官員俱引領團賊正位宥罪加息十一日驟聞邊報緊急吳平西伯領兵殺入山海瀾賊眾惶懼不知所為百官遂大失望前偽都督劉以李賊不允登極東邊有警報召予筮之得坤

之剝予曰坤地道宜其不急為君也文辭龍戰於野其血元黃恰當今日之事兵事宜不解彖辭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果師出東邊宜慎之又謂予曰我主夜夢宮門懸一大趙字主何吉凶咸謂有姓趙者起而爭衡是否予曰唯否愚謂趙字從走從小月小月廿九小盡也意者戰我不勝以是日退走乎予蓋知賊之必敗而西而詭言以動之也顧劉賊亦會予意至十二日圍賊以諸將推諉不前點兵十萬親往圍門迎戰留牛偽相居守是夜將大臣陳演魏藻德邱瑜反勳戚朱

純臣等六十餘人駢斬東華門外十三日圍賊領兵從齊化門出將太子及永定二王擁之馬上去百官拜送門外所留賊兵不過十之一二數日後有在城娶婦者有挾重賞而逃者即東去賊兵往有脫回者十九日賊與三桂兵戰於永平之沙河驛大敗殺死無數二十日又敗賊傳令京城拆屋頃刻間彰義門內民房盡燬連日又敗數陣圍賊怒甚斬三桂父吳襄懸首示三桂三桂大慟揮淚切齒誓必掃賊矣本街王指揮宅有兵黃某自言河南宜陽儒家子失身賊中至是以中途受

答先還備言官兵甚勁賊還必西走當先為脫禍計是時掌道先生以直指使巡南城已移家都察院雖予不甚遠予往語之先生不信城中哄然傳平西伯領兵殺入城未擁太子即位人情洶涌如沸羹廿五日囑蒼頭守室暫往東城偵之則見車馬騾馱捆載宮中錦帛紛紛從東華門出黃某來與予言賊首旦夕入城即西去予急為先生言先生仍不信曰今晨諸同列侯牛相公面詢以西去事相公大詫謂此語從何至上且歸登寶位諸君勿輕信訛言也至廿六日薄暮則賊兵皆歸矣

寓予宅十六七騎止存其九猶有重創者

廿七日闖賊亦入城是夜有數賊升都察院屋而呼先生室中人有投環救而得甦者廿八日午予往就先生市民語予賊兵搶刑部衙內書吏妻女投井者亡其數皆井為之滿院門皆內扃不敢啟少頃門啟而入予就語先生先生謂明晨登極百官且入賀當得入實及次早闖賊登極後即勅諸將士備行裝予起視宅內諸賊兵已羣然束裝矣趣予從之走不則亟趨避他所屋且火仰視屋梁則已將椅桌層架自上而上接椽以燦韋

實之予急走衙門涕泣道之先生謂予曰勿懼已約熊
吏部討兵政府信票出城當無我格者是夜止先生所
五鼓賊發大隊出齊化門去宮中遣人縱火各賊兵住
居盡發猶留賊兵萬餘九門內外縱火烈焰冲天予劍
佩書囊從此悉付灰燼中矣

先是熊吏部典試陝西門下士多陷賊中至是挈吏部
偕去及城門不得出復折而回先生於是不敢行又恐
吳平西入城討偽無敢留傍晚火稍息偵者未言平西
逐賊而南城門毀先生聽書辨某言可西避是夜熊吏

部及直指使龔鼎孳二公俱集先生所各携眷屬及本
衙門書吏眷屬共百餘人衣服器皿俱棄之祇帶細軟
隨身男婦各持拄杖一根以五月朔日出平明都察院
衙門市民遵平西令各頭裹白巾為帝挂孝自貫城坊
至得勝門各街巷口市民盡將木石壘塞兩長班前導
而行或僅留一穴徑容一人或用大板石橫闌使行者
從上越初吏部用一蹇駝載行囊至是亦舍去反出平
則門時日已向西矣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絡繹不絕
三先生皆短襖敝袴雜逐僑伍中予亦從執炊人乞得

一敝衣被服而走諸內人亦各幅巾蒙首寬爲短衣狼
狽疾趨獨龔直指夫人美而艷舊院顧眉生也恒俯拾
塵土自汙於是有掖而行者有俸而憩地者有顛蹶不
能行使人負而趨者半日危途艱辛萬狀行二十里望
見一梵刹覺宇嵯峨額曰摩訶庵諸女眷莫能前因止
而求息焉主僧辭不受便於菴傍覓得一空地從僧假
鍋米市支土坏作竈炊粥療飢夜則席地爲榻房室堂
廡無門壁予仰卧望檐上星辰炯々不成寐

次日傳土寇猖獗前道狼狽豺虎停止不敢進向晚聞
大兵已入京四出追捕逸賊諸先生慌甚黎明與諸內
人避之危樓又徙園林僻處凡數晝夜不得容刻停
止至初四日諸從者以久居地近不便謀取道西往會
虛車數十乘向西發寺僧謂三先生可命載也諸內人
覓輿不得則各以柳筐坐其中使兩人舁之而予亦歛
氣息坐車上計出寺門時已向暝矣並以絡徑崎嶇車
虺駝如舟涉波濤間亟上下比更時約行十五里許星
斗在天岡壘澗寂甫顧僕趣行則綠林一嘯阻道不得
進予俯首眈眈視見四騎掩至匿隱旁逢腰間尚爲先

生強纏五十金一錠已囊約有三十金斜走里許尤慮賊或踵而至奈何因以白錘穴土中身倚林莽坐仰視星漢夜色已分亟趨孔道見三先生與諸內人僕從等咸席地號嘆亡金且遭楚予竊訝獨有天幸呼一人偕往取所藏則惘然無應者因獨還迷向洎曙發始知已歧馳數里問土人夜來數車俱被掠復東隨尋至前所已囊三十金為刈麥人擷去僅大錠穴中兀然尚存佯為被盜傷足者跛蹙携回比入庵奉還先生先生喜過望予則腰纏悉化為烏有矣是日午節先生及諸內人

向午俱未飯予亦心煩意亂吸井泉而已

平則門外迤西一帶游騎雜道而土豪混列其中先生及諸內人俱坐後園大杏樹下井邊奴子借金炊飯至碗箸不給或以手搏食之予與諸人飢則持錢逐村店就食水飯午後不知誰何導一騎入諸先生惶駭無措騎強牽一婢去婢即投井中騎尚盤桓審視先生跪而進之金始去先生至是始向余泣以幼子囑余：慰先生是時殞命無為也且往伺城中動靜後來為若何計遂入城至劉完白所則攝政王已大張榜示與朝紳等

蕩滌前穢亟返報先生會未刑科亦走長班王某持札
要先生還次日遂偕熊龔二公俱挈眷入城先生與吏
部並舍南昌內館龔則他往矣

初八日攝政王下難髮之令三日內官民髮盡難是時
予惡以饗餼累廩人從劉完白於東平會館旅食是日
先^生蒼頭拉予南去予畏天暑甫副謝不能渠遂扮乞
丐予身往時仲夏早夜仍苦寒予身衣短袷囊橐盡亡
去前未變時曾以衣衾數事寄族弟應唯兼妄數十金
為製葛衣至是以被掠為辭徐淩無復返矣閩賊被平

西追至定州殺死無算帶敗殘人馬望西奔走平西還
京

朝紳並勸攝政王正位王辭曰我國家自有家法非卿
等所知自是無敢復言者設施新政無非解網弛禁期
於臣民共始終朝故野一時欣然附從如大旱之得時
雨也

數日後予鄉李太僕李春坊未刑科熊吏部羅庶常及
先生並予官如故但以中城處滿兵諸搢紳率徙家順
城門外予驚魂亦稍定是月終旬長安市上仍復冠蓋

如雲矣

賢明側席車乘翹。搜求遺逸振拔沉淪。隨允御史曹
溶之請。羈旅寒微。皆得邀恩。食祿。能吏部及先生推轂
及予。謝不敏。徙倚都下。凡兩月。同鄉劉玉為銜新命。
收武定。七月既望。遂從之。而東。先生餞予。邸中驪歌一
闋。黯然銷魂。從是遂不復望長安馬足矣。

甲申仲秋朔。南州龔道人述於無棣公廨。徐應芬二其

車子臘月上旬。芙蓉外史手錄